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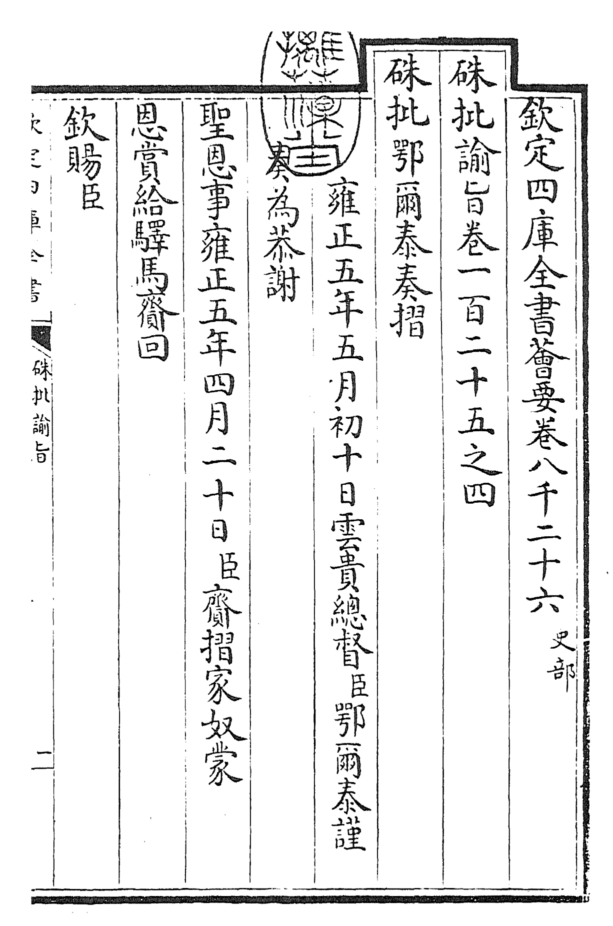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四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四

硃批鄂爾泰奏摺

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欽賜臣

御用冠一頂并茶糕一匣松糕一匣香瓜乾耿餅一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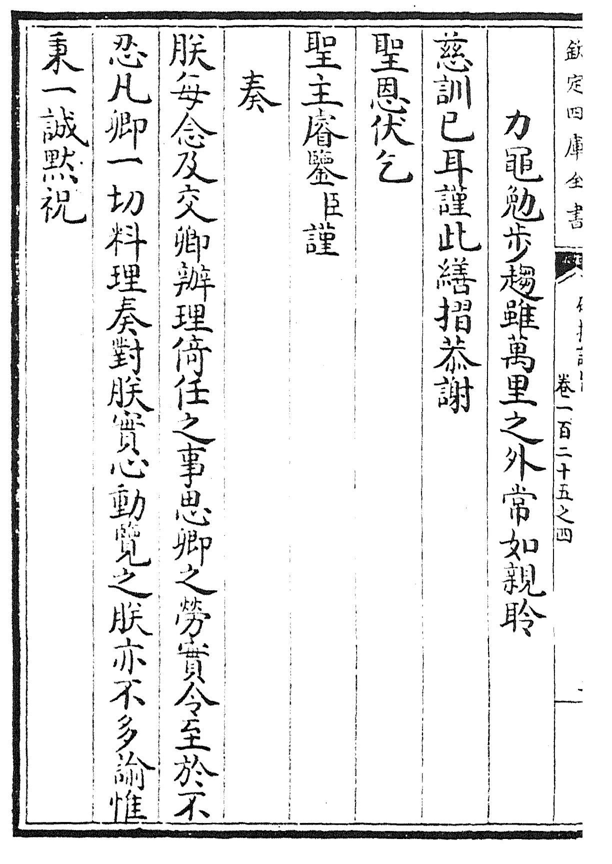
酥食一匣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今歲萬壽節朕不受禮地方事務雖少就緒正資料理卿之欲來見朕朕知發乎至誠非具套文之可比而朕亦實想卿諸凡外用大臣陛辭朕不忍別至於落淚者惟卿一人耳況我君臣年紀他日歡聚有

日當權輕重而為之不必作兒女態可靜心治理地方今歲不必來欽此臣跪諷數四自念遭逢雖義屬君臣實恩同父子淚從中來不禁復作兒女態臣有何言時當內省無論於地方事務稍存苟且稍涉乖張目視手指罪不容誅但此心稍懈即是悖負神明鑒之生難倖免固未敢僅以清勤自効便稱盡職與二三庸衆人較優劣也至於當權輕重固事理之要樞亦經綸之極則臣務時時身體虛心實



力黽勉步趨雖萬里之外常如親聆
慈訓已耳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朕每念及交卿辦理倚任之事思卿之勞實今至於不
忍凡卿一切料理奏對朕實心動覺之朕亦不多諭惟
秉一誠默祝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董
精神力量為之第一不可勉强

同日又

奏為恭報豆麥收成分數事竊照閭閻之休戚先卜
之歲年而苗猓之頑良率由乎豐歉仰賴我
聖主軫念民依慮周遐邇勸農祈穀一本敬誠固屢感
名

天和不遺萬里均叨福蔭者也臣行據雲南布政使常德壽詳稱雲南等府州縣所屬地方本年豆麥收成俱有八九分不等據署貴州布政使事按察使富貴詳稱貴陽等府所屬自春入夏雨水調勻通查各屬收成約有七八九分不等各等情前來相應奏報再雲南地方春熟既登夏苗尤盛雨澤霑足陰晴惟時臣親往課農周行郊野一望青葱遍經栽插地無隙壤畦無餘秧據父老咸稱十來年不曾

種之田畝俱已種完今歲秋收至少亦是十分等語而各屬呈報復大約相同臣目擊歡呼情狀將謂大有可期不勝慶幸無任感激合併附奏仰紓

聖懷臣謹

奏

實慰朕懷今歲春收直省可稱大有近日都中左近雨水甚屬調匀各省奏報似亦皆然但今夏令或恐有雨

水過多之處總在

天恩之賜亦不敢預料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烏蒙鎮雄一案四月二十日接奉三月十二

日揩內荷蒙

硃批籌畫甚是妥協今滇黔數處改土歸流新定苗夷

正資彈壓烏蒙鎮雄等處擴地甚廣應添兵處不可

惜此小費當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日後歸
化日久一切如內地一般時再議減撤未為不可當
知朕意料理可也欽此四月二十一日接准部咨知
部覆川陝督臣岳鍾琪特參玩愒一疏於閏三月
初七日奉
旨征勦烏蒙搗其巢穴係雲貴官兵奮勇總督鄂爾泰
調度之功然非川陝總督岳鍾琪將晃山涼山等處
不法之番夷悉行勦撫去其犄角之勢則雲貴官兵

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白女迭禄未甲敢於抗拒官兵甚屬可惡鄂爾泰屢次差遣禄鼎坤招撫禄萬鍾而禄萬鍾不肯就撫及至勢窮力竭又至岳鍾琪軍前投到欲以巧脱重罪甚屬狡詐部議將禄萬鍾解往雲貴質審所議甚是白女迭禄未甲擒獲之時亦著觧往雲南質審餘依議欽此又部覆岳鍾琪請

旨改土歸流以安邊氓一疏同日奉

旨隴慶侯向與禄萬鍾勾通作惡今復唆使逃匿法難

寬宥部議解送雲南審明題結甚是鎮雄地方改土為流即交與雲南附近管轄欽此臣伏念兩土府情事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庸臣愚再瀆其會審一事總兵劉起元永昌道貫擴基等拘齊所轄應解各犯前赴永寧候同川員會審岳鍾琪荷蒙

聖諭遵將禄萬鍾隴慶侯等亦發至永寧候審所有已到各犯現在陸續勘問茲據詳稱禄萬鍾隴慶侯

皆童幼無知勢難自主萬鍾母子初欲投獻是實
皆由劉建隆内而與白女迭禄末甲陳明哲阿母
直等詭計延緩黙集夷兵先攻魯甸後敵官軍外
復勾通鎮雄王之瑜范掌案紐紐巴等設伏刦營
擁兵守險并勒令兩土府母子先後逃竄計窮投
川現據巳審之烏蒙案犯禄萬鍾禄鼎坤汪一清
劉建隆楊阿台白女迭禄末甲阿母直陳明哲等
鎮雄案犯隴慶侯王之瑜范掌案紐紐巴戛虐木

柰八十阿固呂林施額洛澤雷主文胡掌案胡阿
備王之珏周維蕃王罵掐等恣令三面對質所有
抗拒官兵勾通作惡唆使逃匿等情皆歷歷供認
無能隱諱尚有白迫等二十餘人未經到案查白
迫係倡首抗拒之人前隨禄萬鍾母子投川今亦
現在催提俟到日再審至於禄萬鍾等逃竄之後
當經各員查勘土署一空臣密令各員四路察訪
隨據文武各員陸續查明稟報有就近窩頓者有

遠寄賊巢者有黠交川員者有運藏叙府者其就
近窩頓與遠寄賊巢等項差役起出逐件查明令
鄉保等封貯公所其黠交川員與運藏叙府財物
搜察財物一事微細者可以不必深究從寬一步是
亦隨檄知川員確查詳報再查烏夷所重有馬蹄
印一顆凡屬要件必用此為憑記經臣密令駐烏
之副將郭壽域遊擊張鶴嚴追看庫機固李和尚
之家搜得馬蹄印一顆夷字冊一本又從夷目知
智家搜得夷字冊二本皆經飭發譯出查對俟搜

獲完畢另造清冊繕呈
御覽其鎮雄所有據川省署事同知杜士秀及副將張
知道了
玉等亦各報有器物等冊并王之瑜等鉛錫貨物
較之烏蒙則多寡懸殊統容將
欽件六案并兩府歷年刦殺不結之案一併會審確擬
招詳到日除將一切輕罪人犯發落開釋外其要
犯祿萬鍾隴慶侯及漢姦惡目人等俟臣赴安籠
與粵撫臣韓良輔等會商事竣當駐劄烏鎮適中

之地一面親審各犯一面料理兩府事宜凡應撫
恤漢夷安插酋目及增設營汛造盖衙署清理錢
糧編查户口等事俱為就近詳酌一併具疏請
旨至於烏雄與東川三屬應統設一鎮駐劄烏蒙府鎮
雄改州應另設一營臣前已
奏請計援勦左協可以減撤相應移駐外仍須添兵
一千六七百名再查貴州威寧一鎮原為逼近烏
蒙而設今兩土府既議設流若將威寧鎮移駐烏

蒙威寧府改設一營仍將所裁援勦左協兵數歸
并所有不足再議添設改為威寧烏雄鎮仍隸貴
州省似更屬妥協臣緣事關重大不敢稍執成見
朕前旨卿已知朕意
料理自然得中具題時自有旨
合再陳明恭請
聖訓至新定地方流官最關緊要自應揀調賢員責成
專理但鎮雄地方交與雲南管轄已奉
烏蒙屬滇朕只謂前已有旨是以後未言及昨岳鍾琪
諭旨烏蒙應歸何省尚未准部咨例難具疏未便
題留一理事同知詳察方知未曾明諭已降旨屬雲南
題請恩祈

管轄卿可一併委員料理至於揀調各員卿可於兩省
聖恩或於記名人員內揀授或
內臣揀選題補即有記名人員亦不過觀其言談相貌若
命於兩省屬員內題補
不諳地方事務便賢員亦屬無益卿一面題補朕若得
教部行知以便遵照其餘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費當
人亦多發來滇命卿試用如此則新舊之缺皆不乏員
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臣當一遵
矣
聖訓慎重料理應費者不可省應省者不可費臣兼軍
務糧餉之責固不敢少有孟浪也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

奏明事竊臣報明鎮沅情形一摺荷蒙

硃批此一事未免當日料理不曾徹底之所致朕前諭

凡改流之處更當留意者正恐有此等復作之虞今

經此一事乃轉禍為祥便地方徵員亦自知檢束孰

肯捨性命而為非也今既就緒朕轉喜此事之發露

也但傷如許人命未免惻然於懷然亦其自取無奈之舉也題到有旨欽此又指片

硃批首惡盡獲可快之事當審明嚴懲者欽此臣跪誦之下仰見我

聖主如天之仁如日之明喜此事之發露轉可就緒則此事之外猶有未及發露者更敢不留意伏念鎮沅改流臣原無暇不曾料理徹底若經此一事再不徹底料理仍復苟安恐威遠普洱元江新平之間終

難以寧帖將裨半屬庸才不知遠計見事已就緒
臣愈加嚴切并及其餘因循習重俱有難色臣惟
且猛做去寬之一字乃
當及此努力先猛後寬時防復作之虞以期仰紓
上天之恩若容寬時得有可寬之日乃爾我君臣之大福
聖慮已耳茲觧到兇犯百餘人業經司道審訊據刀如
天地神明之殊恩也只此二字之若
珍等各供造意謀叛刦帑殺官并漢民衙役人等
聖祖鑒之含淚筆
原欲勾連威遠者樂甸諸夷目重為土官不聽設
流轄制因者樂甸舊土官刀聯斗威遠大頭目等
不肯從逆各經拒絕遂聚衆據險希圖招安後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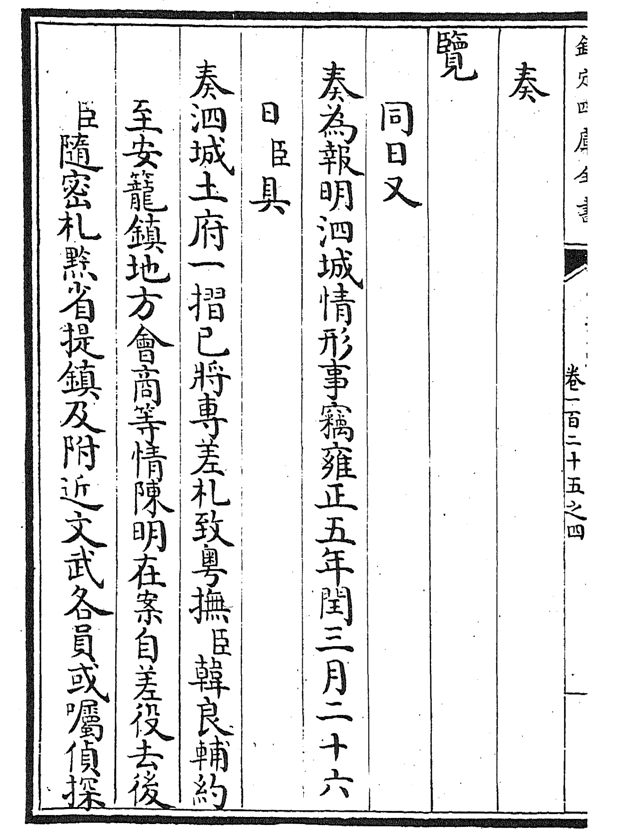
官兵進勦不肯招撫首惡等四路焼殺脅從千餘人分把隘口兩次拒敵打仗各情由俱各供認情實緣在軍營夾訊受傷旋報在監身故者計有七名内刀如珍等亦報負傷沉重臣恐首惡或再瘐斃不能明正厥辜即於四月二十六日弔提刀如珍刀廷貴陶波公刀西明刀西侯陶國貴等六犯親加審訊恭請

王命旗牌押赴市曹先行處斬并將同下手殺官已在

料理甚是

監身故之葉在阜梟首同各首級解發鎮沅懸掛示衆訖其餘各犯內必不可留者仍有三十餘犯現併親審分別定擬具
題請
旨正法發落無奈之舉臣實自傷自懲也所有臣先將叛逆首惡正法緣由理合
奏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不可留之人即一人亦不可疎縱若不應正法即一命亦當詳慎蓋千人百人一人皆同一命耳不可就數目而論多寡此等處須用廣大識見料理者有何可自懲但此等事若不以傷字辨理則不是矣朕亦如是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報明泗城情形事竊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六

日臣具

奏泗城土府一摺已將專差札致粵撫臣韓良輔約

至安籠鎮地方會商等情陳明在案自差役去後

臣隨密札黔省提鎮及附近文武各員或囑偵探

或令計誘各與細商相機策應據署永寧州蔡維申詳稱泗城土府岑映宸差有土役十餘人各執器械越境拏人隨經臣一面令蔡維申將土役等拏下一面批發貴西道吳應龍并將兩省邊界如泗城西隆等處歷年不結各案一併會審其時普安知縣瞿鵬佳因泗城土府侵占疆界刧殺不休曾經臣等委同清鎮知縣與泗城土府并泗城同知會勘據瞿鵬佳稟稱該土府會勘之時不惟不

肯清所已占并欲吞所未占每日率土衆數千雲
集境上故作耀武揚威等語而安籠鎮臣蔡成貴
亦報稱泗城土府岑映宸借會勘疆界之名率領
土兵四千有餘分劄七營於者相地方其伏藏箐
中者出沒不常尚不知其數又發銀兩于黔境收
買米石且託辭開挖魚池以為濠塹之計此種情
形必該土府接閱邸鈔預為整備等語先是提臣
楊天縱差役託名往桂林採買藥材路經者相徉

言泗城土府因公差人永寧州將差役拏下雲貴總督怒欲執法貴州提督却說永寧州的不是要代他分辯吹入土府之耳土府果差家人李二土目黄璉等至安順府探事知府何經文招至婉言

何經文是一老成之員但恐少粗些此人秉性似與趙向奎相同而趙向奎有才

詰問具言土府因見了

上諭甚是驚惶具有手禀差到提督處求轉懇雲貴總督何經文答云我們尚没見鈔你土府如何就知道了此信恐怕不確回稱土府早知信了現在烏

蒙鎮雄俱已改流大勢是箇確信何經文答云既然如此料你土府不敢抗拒銀錢又無使用處你們土府是甚麼主意回稱土府怎敢違拗只是立定主意繳印罷了何經文云若果如此我們雲貴總督一定替你土府請祈

天恩賞以冠帶給以養贍若稍有抗拒之意烏蒙鎮雄的様子是你們曉得的了回稱但得如此就沾恩了小的們就寫稟帖與土府去等語次早土目等

又到提臣處投稟提臣亦答以好語去後近據提
鎮各臣又皆探稱土府已連夜陸續撤兵從者相
退歸行至珉球地方遇泗城協副將王大綬及泗
城同知劉興第接見相商復駐劄珉球把總李富
前往珉球呈稟見王副將據王副將云我來此並
未見土府帶兵四五千鎗刀礮位等件李富回稱
自土府正月二十八日到珉球原止隨帶從人數
百及駐劄者相陸續調兵四五千有餘劄營七座

鎗刀標桿弩弓礮位都有是卑弁同衆人親眼見
的王副將云土府出門豈不帶千數人就是他的
大兵目出門也要帶三四百人這是他土人的規
矩李富回云土府便帶數百人也就招搖了何況
調兵四五千人王副將云這是人家毀謗他的他
纔做官一年多些又無人告發他縱有甚麼盜案
是他祖父的事他買米千數石原是接濟土人等
（此便係遊買之言亦屬畏法之事是真是假皆係好音）
語又探得有三百六十寨兵目齊至者相每名各

獻土府銀三十餘兩馬二匹以備使用口稱數百
年之業一旦壞於今日乃於四月初七日撤營而
回其鎗礮器械等項盡行帶去所建子營亦皆燒
燬凡於黔省交界之處該土府各添造卞房安設
兵丁等情各到臣據臣看得泗城土府地方二千
餘里承襲數百餘年舉動儀從盛於制撫而富饒
強悍復倍於烏蒙鎮雄且倚貲交結藐視流官夷
民受其魚肉邊境肆其憑凌皆習為故常羣不知

怪若不及此懲創使歸法度目今雖無能為日後必將貽患臣為封疆大計酌量輕重故於諸土司事寧刻無寛不敢稍有隱諱實非敢好事非敢越俎以自取嫌怨也今仰賴

聖天子仁威畧加震疊遂爾斂蹤雖增卡設汛亦不過探聽風聲決不敢別施伎倆臣料土府岑映宸必當審時度勢繳印獻土必不肯蹈烏蒙之覆轍自取殄滅兵可無用或能了事伏念

聖主於烏蒙之役緣係創舉則

訓以密圖勿令預覺於泗城此舉緣有近事則

明諭用兵懲治著臣調度隨機握要至無定而至有定

臣每熟誦

硃批合衆分譯但稍有解悟似皆有成驗臣竊私幸實

卿自料理妥協者朕信得及

不知應如何奮勉也五月初一日接韓良輔郵寄

札云侯甘汝來到粵即由靖州貴陽安順來滇至

初七日臣前差役回滇據韓良輔覆札見臣手字

已照依檄調將由田州泗城一路至南寵會商甘汝來李紱聞於閏三月十六日已抵武昌約四月初旬到粵一俟到後伊即起程等語臣擬將鎮沅叛案逐一親審粗定便於本月十六日自省起程前赴安寵所有一切事宜統容續前已有諭

奏先此繕摺據實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遵行臣謹

奏

卿斟酌為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黔楚之交界地方多係苗夷錯處更有花衣苗一種不論男婦老弱俱以刦擄為生而楚省靖州零溪司所轄之謬沖地方界於兩省兹數甚多四面高山週遭密箐負固恃險尤稱兇悍與黔省黎平

府新轄五開衛之木洞屯接壤頻年刦殺案件甚多前靖州五開每互相推諉今五開歸屬黎平更以隔省藉口每遇強刦重案即差遣兵役前往捕緝亦僅在寨外窺探並不敢深入巢穴以致輾轉遷延賊勢愈熾臣念花苗逞兇何分黔楚俱當協力擒勦焚巢掃穴以靜邊疆隨咨商黔省撫提二臣嚴飭黎平文武官員查明各案一面調遣官兵前往勦捕一面移會楚省協力合擒於是調遣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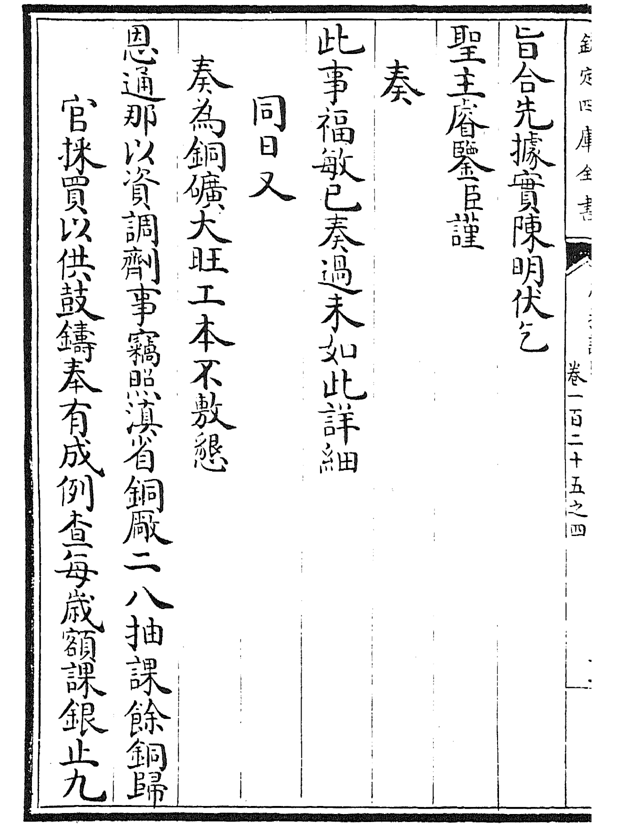
平協中軍守備左垣率領千總趙國珍把總熊占
魁帶領該協兵丁與黎平知府張廣泗署五開衛
事孫紹武會同前往又調鎮遠協左營遊擊今委
署黎平協事韓勲并黄施營千總賈啟俸等各帶
領兵丁協助於閏三月二十一日起程會商楚省
署靖州協副將事遊擊胡文都司劉策名訂期於
閏三月二十四日進兵會勦及是日黎明該守備
左垣等自張弩起身由觀音山至木洞屯已經卯

刻遊擊吳文駐劄培坡塘止著把總領兵前來左垣等立即進兵於木洞屯對山直上官兵奮勇爭先辰刻臨謬沖寨兇苗放鎗堵禦官兵欠皦攻打當即攻開寨子舉火焚燒巢穴殺死苗子一名生擒一名并苗婦一口羣苗逃竄至本月二十九日黎平知府張廣泗探得兇苗由黃栢屯入後山凹中尚有男婦二百餘人未經逃散乃親點健卒與左垣分兩隊尋蹤追趕約離有五六里賊苗見官

兵追至暗伏要隘鎗礮亂發兵丁徐國爵著礮傷
腿幸不致命該知府署縣守備千把等身冒火礮
督率兵丁努力前進將兇苗殺傷數人并擒放礮
傷兵之苗立即梟首衆苗四奔追至日沒該府等
於南英坡露處一夜次日仍同往追蹤捕勦計連
日擒殺兇苗又二十餘人衆已膽落臣看得夷性
犬羊種類各别而花苗之惡實不減仲苗謬沖地
方雖介在兩省實係靖州所轄前據楚員稱係五

開所屬已歸黔省不便越俎為辭及查謬沖一名扭沖現屬靖州零溪司所轄而五開歸黔冊内並無謬沖扭沖字樣止緣該苗曾典五開衛之木洞屯軍田二石故每遇事發則狡稱衛屬在兇苗則藉稱異地可肆兇脫之謀在員弁亦利其他屬可免疎防之咎不知該苗之耕食於衛地者不過二石之田而其聚族以居為逋逃淵藪者則在靖屬之謬沖也若黔省亦以地屬楚不便越俎則彼此

兩縣兇苗何由撲滅地方何由寧謐故目前所急
者在於擒捕兇苗而清理疆界尤屬事後事也茲
福敏甚好居心立志實力秉公皆不必言識見少不及
楚省署督臣福敏立意掃除毫無觀望聞遊擊吳
些文已經叅處臣屢准咨移並不敢少後而黎平知
張廣泗亦係上好實心任事之員但未料有如此本領
府張廣泗以文員而親兵事務期滅此朝食以副
甚屬可嘉具題時疏內應將他好處聲明
職守殊具心肝諒此花苗或可從此歛戢也容俟
將為首兇惡盡行擒獲之日作何處分安插再妥
酌一切善後事宜會疏請



旨合先據實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此事福敏已奏過未如此詳細
同日又
奏為銅礦大旺工本不敷懇
恩通那以資調劑事竊照滇省銅廠二八抽課餘銅歸
官採買以供鼓鑄奉有成例查每歲額課銀止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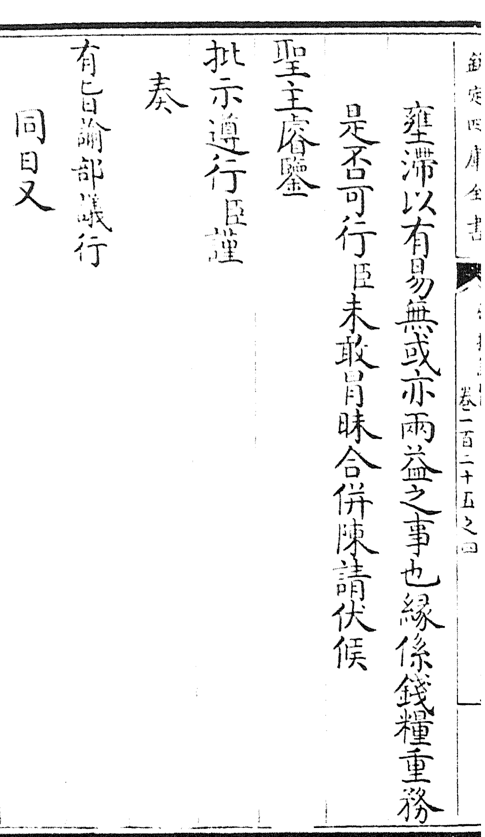
千六百二十五兩零每歲所獲餘息銀約一萬七八千兩不等計所辦銅斤除供鼓鑄一百餘萬斤外多不過二三十萬斤從前收銅工本俱可鑄局買銅銀兩辦銅既無多故買銅工本足用臣自去歲抵任後督率清查細心調劑廠務漸有頭緒雍正四年分辦獲銅斤餘息銀已四萬七千兩零業經

奏明在案今歲閏三月以來仰賴

聖主福庇山祇效靈銅礦增盛倍常數十年來所未有即就現在核算五年分銅斤可辦獲三百數十餘萬合計應獲餘息銀不下十數萬兩但銅多本少收買不敷廠客如有積銅薪米即難接濟若不早為籌畫臨時更費周章相應懇祈

聖恩俯准於鹽務贏餘銀内酌借五六萬兩發價收銅賣價還項一轉移間似於廠務大有裨益再運銷之法以速為利查江浙湖廣辦銅諸省自緣採買洋

銅每至悞運關係鼓鑄匪輕臣前任江蘇深知其
故若令各省委員賫銀赴滇買銅起運合算銅價
每百斤九兩二錢加以脚費等項運至漢口運至
鎮江每百斤不過需銀十三兩上下如各省委員
恐來滇多費雇馱脚稍難即臣委滇員運赴漢口
孰肯如此料理徹此而不慶快者殊非人情
運赴鎮江令各委員領銅交價所需亦不過此數
但沿路關稅得免抽文始不致賠累不致遲延在
各省獲銅供鑄克副考成在滇省獲銀充餉無慮



壅滯以有易無或亦兩益之事也緣係錢糧重務
是否可行臣未敢冒昧合併陳請伏候
聖主睿鑒
批示遵行臣謹
奏
有旨諭部議行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議覆事竊臣酌減鹽價議增薪本一疏部覆奉
旨著臣查明鹽斤内所增銀兩核算明白抵補減價增
薪之數定議奏聞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隨檄行司
道議詳并傳商鹽道劉業長逐年逐項細加核算
查看得滇省鹽政黑白琅雲等九井每年額辦課
銀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兩七錢零自雍正
元年始至雍正四年止或清查陋規或新開鹽井
或收買沙滷以及辦獲鹽息聚零合總零星節省

積餘等項所增銀兩俱按年入於正項額外贏餘
冊内共計銀四十萬五千五十一兩四錢七分零
此外又有新開之只舊草溪井麗江土井按板抱
母恩耕香鹽等井三項共辦出銀七萬四千五百
三兩五錢五分五釐零合之歷年正項額外贏餘
統計共銀四十七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兩二分六
釐零此雲南近年清查鹽稅增銀之總數也至於
正項額外贏餘每年所獲雖有贏縮多寡之不齊

然逐細清理諒可有增無減但贏餘項下凡可以
必得者俱應定為正課緣正課分數官有考成贏
餘虧短例無叅處若不查核定額恐日久弊生或
不肖之員以多報少蒙蔽侵欺實不可不慮查正
項贏餘內黑井之新井歲煎鹽一百萬斤可獲銀
一萬七千兩白井之正額沙滷鹽歲煎一百一十
五萬九千斤可獲銀一萬二百兩六錢八分又白
井不幫黑井之加增歲煎鹽二十五萬斤可獲銀

四千兩額外贏餘內阿陋井之改板井歲煎鹽一十四萬一千六百斤可獲銀九百兩六錢四分九釐零以上均可必得均應定為正課再按板抱母恩耕香鹽等井歲煎鹽四百五十七萬二千六百一十八斤計獲課銀二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六錢九分原係

題明就近動放新設普威營官兵俸餉之需但井地煎出鹽斤運銷賣價均需時日勢不能計月而獲

而兵餉按季支領復不容遲悞若以本年之課放本年之餉不但難以應辦仍須向司庫借支且收課放餉俱歸一處辦理設或侵那最易影射亦難於稽查應請照各鎮協營事例將普威營兵餉仍歸司庫動放該井鹽課令其批解道庫移司充餉一轉移間庶課餉兩無歧悞其普洱之黑磨井歲辦課銀三百六十三兩五錢零元江府屬之猛野磨鋪井歲認課銀二百三兩原

題歸入按板抱母等井項下為添助創設之費今抱
母等井鹽課既議觧道庫則此二小井亦應定為
正課以上各項所有每年造入正項額外贏餘項
下今定為正課銀兩暨按板抱母恩耕香鹽磨黑
猛野等井鹽課并只舊草溪井
題請歲增課銀三千八百三兩四錢零共改定正課
銀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三兩九錢零請自雍正五
年為始統入舊額鹽課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

五兩七錢零考成實徵冊內

奏報歲計額課銀二十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九兩六錢零此外每年多收額外沙滷等項贏餘銀內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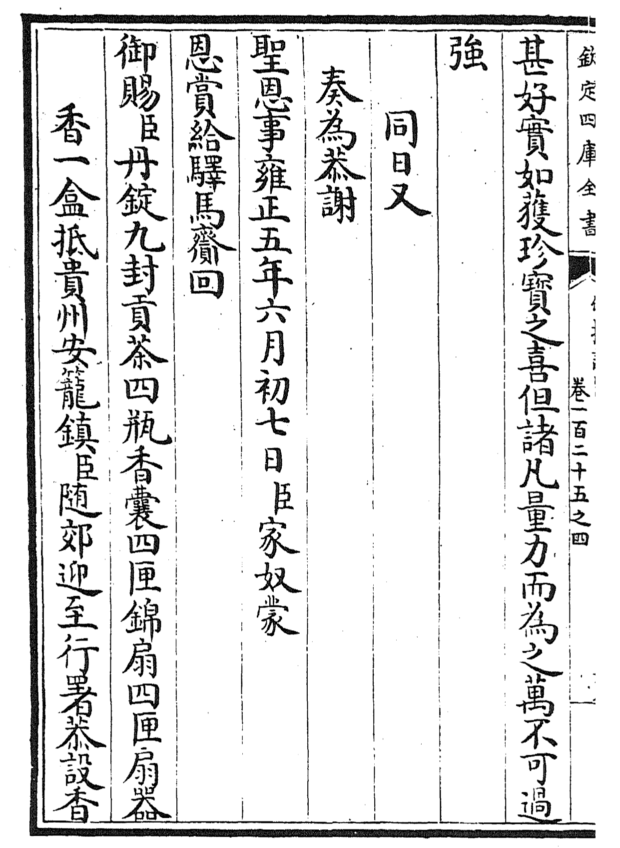
照原

題將一萬九千四兩五錢二分零抵補減價增新之數每年仍有正項額外贏餘銀六萬一千五百餘兩應照原議留抵銀廠虧缺並應辦地方緊要公事仍於年終造冊報銷如此則章程定而弊端清

於課於餉庶均有裨益矣再查麗江土井歲辦課息銀二千五百餘兩該井出息尚不止此數雲龍井景東井俱尚有隱匿白井沙滷鹽猶可多收按板抱母等井雜費仍可裁減臣與劉業長熟計大約滇省鹽務連正課贏餘合算每年可增至三十萬擬於明歲請將正課再增至二十六萬兩僅留贏餘項下銀四萬兩備辦地方公事亦無不足用

除具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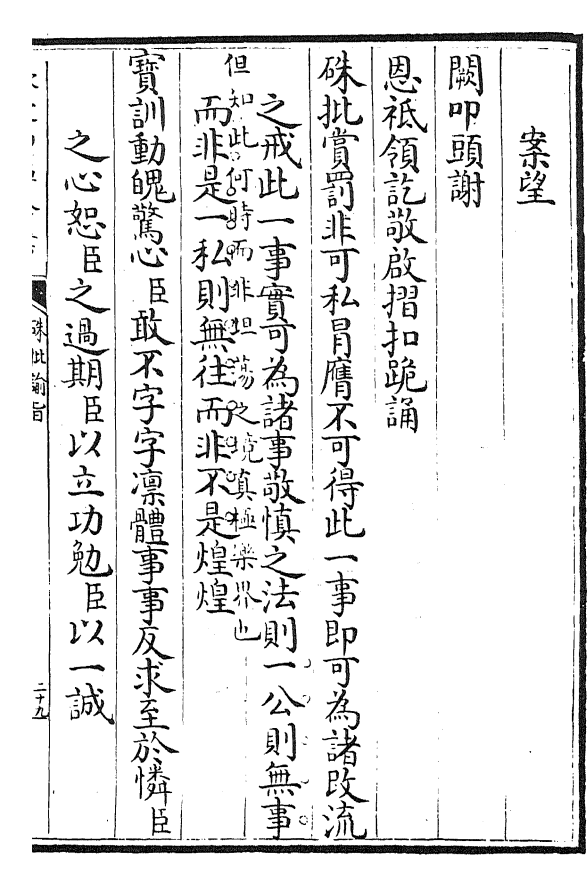
題覆外合將原委詳細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通盤全是有何可講欣悅嘉賞覽之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卿好麽來往人朕備細訪問知卿精神起居



甚好實如獲珍寶之喜但諸凡量力而為之萬不可過
強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丹錠九封貢茶四瓶香囊四匣錦扇四匣扇器
香一盒抵貴州安籠鎮臣隨郊迎至行署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摺扣跪誦

硃批賞罰非可私冐僭不可得此一事即可為諸攺流之戒此一事實可為諸事敬慎之法則一公則無事而非是一私則無往而非不是煌煌

但知此何時所非坦蕩之境眞極樂界也

寶訓動愧驚心臣敢不字字凜體事事反求至於憐臣之心恕臣之過期臣以立功勉臣以一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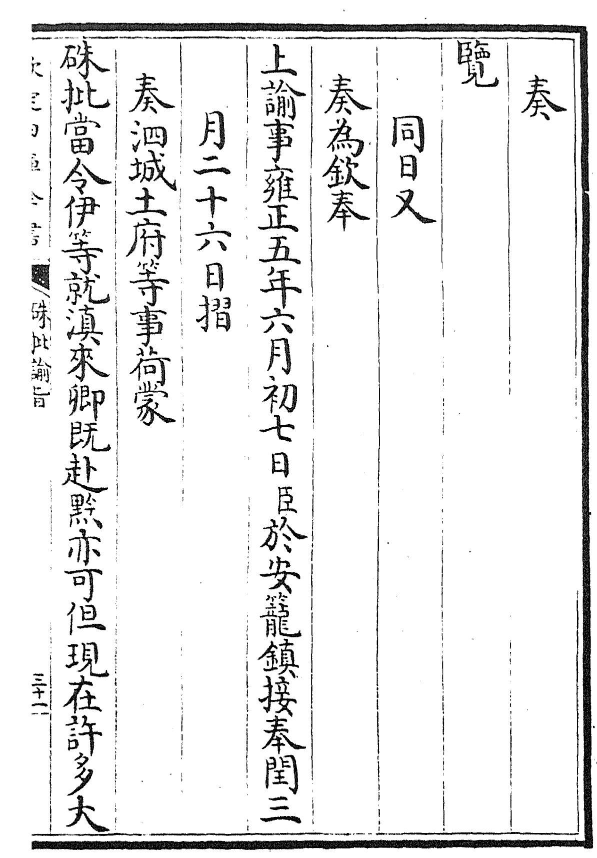
上聖如天天不可以言感臣惟有自重勉之自愛勉之勿負
天心之曲成已耳臣弟鄂禮供職二十餘年前經降調
臣嚴札切責伊惶愧無地不敢有飾詞茲蒙
恩諭鄂禮前朕未審其人罣悞降調時朕亦忘記名字
昨補用時見其人甚可取卿之祖父必有積德處若
無可取或蹈愆尤朕再無因卿之親戚而瞻顧姑容
也加意教導他卿這弟如何朕觀似在鄂爾奇之上
欽此竊臣弟鄂禮存心忠厚亦頗明晰策勵用之

部司尚可辦事但無卓識難有定力雖為人平易處比鄂爾奇較優然鄂爾奇多偏鄂禮少軟過猶不及均未成就臣當不時教導俾各自奮勉以仰副聖主任材使器因物付物之至意至臣祖父何敢當積德但自高曾以來從無臨陣不勇見財苟得臣父鄂拜平生耿介義理自持居官四十年祖業之外未曾長尺寸通旗所知富寧安尤所親見欽荷

甚是甚是公當之極

昨差江南請訓旨時稍露不及然忠厚存心老成人也

天語謂臣祖父必有積德處祖父有知且感且泣臣等若復稍有不肖不獨背負
殊恩
上蒼鑒察逆子辱孫類同狗彘其何以見先臣於地下言念及此痛淚沾衣臣即無良實有所不敢有所不忍也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於安籠鎮接奉閏三
月二十六日摺
奏泗城土府等事荷蒙
硃批當令伊等就滇來卿既赴黔亦可但現在許多大

事要料理朕恐稍有稽遲處韓良輔亦奏聞但他只帶三四十人來少輕忽些此事未必能如此完結欽此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聖主慮終慎始一出萬全之至意竊念土府頑劣不遵法紀雖若與性成要皆未經鈐束未經開導之所致岑映宸聚兵江北以震夷民及一聞

嚴旨畧著用兵懲治聽臣調度遂連夜撤回四顧差探是其心驚膽裂已知無所逃遁故臣於前摺內有兵

可無用或能了事等語實緣

聖謨宏遠務在機先已不啻甲兵數萬也臣若不乘機

親往就近急圖聽韓良輔等由請州路來滇即便妥商定議亦難調度轉恐事緩智生土府未必遽

可喜可慶之至朕未料如此平平完結也雖出朕之逆

料而韓良輔等之罪無可逭也

出反致勞師動衆續韓良輔接臣密札徑由土境

明檄土府隨至安籠岑映宸意在辯訴仍妄希茍

全及臣於六月初二日抵鎮映宸遂具詳呈請從

寬越數日始繳印信號紙求免死存祀臣看得泗

城土府岑映宸庸妄人也祖籍浙江伊父岑齊岱
貪淫暴虐肆行殺害夷民怨恨已久竟以病故漏
網及映宸襲職性既愚頑習仍驕縱業已衆叛親
離無人依附茲議革職設流發回浙江安插訪之
夷衆並無異詞惟是兄弟親支及使令兵目土目
恐不無疑懼臣與韓良輔李紱熟商岑姓繁衍勢
不能盡行遷置夷目中良頑不齊亦未便盡行究
治遂大張告示歷數土府罪狀其餘宗族槩不波

累其從前助惡夷目已往免究後犯必誅一面委
田州土牧岑映祺先回泗城遍行曉諭復委兩省
文武前去查勘錢糧田土草除陋例苛條及十五
六等日大頭目十五人投到臣俱面加開示喻以
利害各給賞銀牌立即放歸著各寨傳諭二十二
十一等日土府子一人并親弟七人俱投到叩見
內一武舉兩貢生兩監生臣復宣示
皇仁懇切開導并喻以流土榮辱之辨勉其努力功名

希圖上進各給紬緞銀牌等物伊等皆能解悟感
泣領受臣等隨復酌議武舉岑映翰年次居長人
亦柔善且曾兩次會試頗見世務懇請
妥協是當之極
題到有旨
聖恩賞給頂帶准其奉祀只令約束岑姓不許干與地
寬恕以觀其後伊亦必自務保全自然無事如果再為
方似更可寧帖再既經議設流官營制尤宜周密
不法將來處治亦不難矣
查泗城地方原分內哨外哨內哨屬江南外哨屬
江北泗城一協向止駐守泗城其接壤黔苗數百
里之地原無一兵防汛故悍目兇獞往往恣肆且

西隆州西林縣雖久經改流兩營額兵共止三百名又遠在思恩九土司及土田州泗城土府之外一切軍務俱至柳州提督處請示往返必須兩月每至緩不及事今議劃江分理韓良輔李紱俱深此議有何可講然臣說以為兩益業經臣等會議將割歸黔省江北一帶地方統設一州添知州州同州判等員分治總設一營添兵五百名官弁調撥不須添設統屬安籠鎮管轄其江南一帶地方應設營汛之處

查廣西右江地方倍於左江左江設有一鎮右江亦應設一鎮庶權重兵多可資彈壓可任調度一切營制官弁駐劄汛地并抽撥兵丁等項俱經酌商定議現擬分疏會

題所有疏內不能詳載情節相應附摺陳明仰祈

聖鑒至於滇省大事鎮沅久已平靜威遠猓黑業擒獲數十人新平野賊二百餘人業經投誠現在安插烏蒙鎮雄案犯據詳起解赴滇計七月半可到臣

全是

亦可回署此外一切事件臣俱照常料理好並不敢

稍有稽遲合併聲明再臣自抵安籠日與韓良輔

李紱蔡成貴接見看得韓良輔人甚恂謹心亦誠

朕亦取他操守小心恐粗武不達所諭甚是

實但才具微短明決幹濟處少前蒙

硃諭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符或

其間有賄求之弊朕稍疑焉欽此茲據臣試探二年

所奏係土府岑齊岱岑映宸劣蹟復不減於其父

自以身任撫提未能整治或不無畏難之意遂致

觀望情則有之至於賄求之弊韓良輔尚不至此

朕亦如此想

李紱大有才氣假的微欠平實真的緣以才自用無才而以有才適足以濟偏或任偏為才偏且至於成蔽不能宅心於中

一無可惜真小人

不知着脚於庸遂致長處反是短處殊屬可惜蔡成貴操守清潔武臣中所難其整頓營伍防備邊疆俱係實心實事獨以為人質直從無往來儀節人多厭之臣亦以為然今親歷安籠備細訪問始知前

蔡成貴人多不足也若如此尚可用之人也朕尚未見此人

奏不無過當處即其竭力圖報處也其泗城同知劉

興第查係

特用之員任同知僅數月土府非所轄及經面詢歷言

土府情狀流官習染無不懇切詳盡質之粵撫二

臣皆稱其廉能　臣看此員或可勝泗城知府之任

甚好題來

此人

朕記得初看老成人去得細問不實在不然可總

泗城協副將王大綬經　臣面加切責據稟土府頑

兵才

中上

劣俱是實情在本省上司處若有一字隱瞞願甘

死罪隣省上司差員查問原不得不少有廻護臣

看其漢仗精壯試以弓馬嫻熟策勵用之似猶可

此人朕記他漢仗甚好人亦伶俐但非大用之才果然

以效力思恩協副將梁名望漢仗可觀人係中材

矣亦當以奏請調用中下

且弓馬庸弱恐不稱邊地臣識見短淺知人甚難

奇卿之觀人實甚與朕意相同者多

但凡有所知斷不敢稍有隱諱合併據實陳明以

備

聖主採擇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生苗向化請附版圖事竊查黔省各屬邊界多有生苗不納糧賦不受管轄身不到城市心不通

王化隨其自便無所不為由來已久臣自長寨之役切商撫提諸臣并嚴諭各員凡邊界之地無論生苗熟苗時刻留心設法化誨令其自然歸誠無須兵力庶幾邊疆可靖漢夷皆安除長寨一帶地方大小各寨當經安插外其西南各路深巖密箐綿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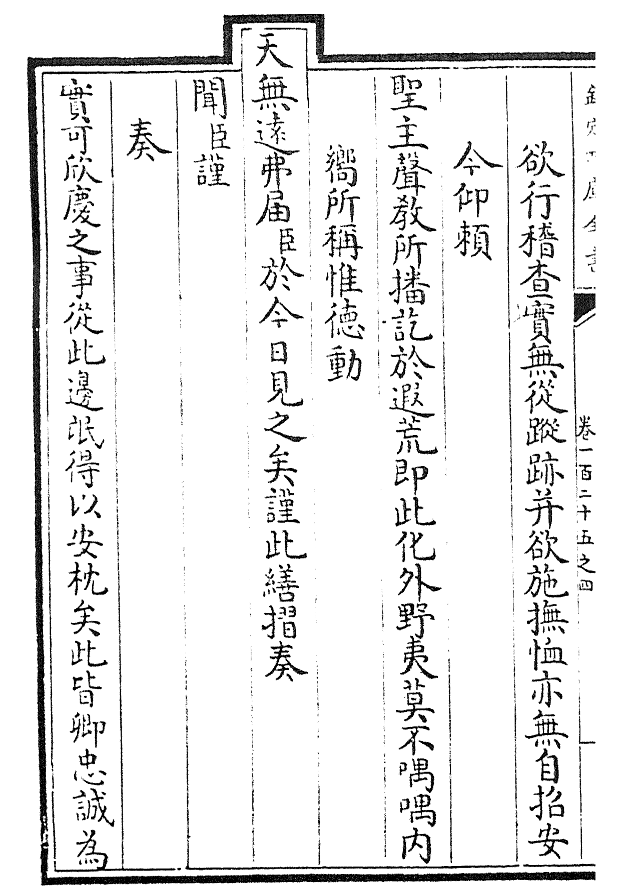
百有餘里東南各路亦綿亘百有餘里盡屬生苗
盤踞今長寨初闢安設大營不特附近羣夷安恬
無事並化外生苗目睹長寨苗户給米給鹽領牛
領種安家樂業並無紛擾莫不各思投誠願附内
地兹准提臣楊天縱據中軍叅將劉成謨稟稱長
寨後路克猛等處十四寨及廣順定番鎮寧三州
邊界宗地巧馬等八十七寨通共一百零一寨均
係生苗内有羊腸苗頭班國卿等素皆不服鈐束

令各情願投到轅門領給賞賜分頭化誨生苗隨
據班國卿等將生苗土官土舍頭人薛琳于起田
國臣常令薛麟等二十六名所有一百零一寨共
九百零九戶四千三百三十六口盡皆化誨咸願
歸誠各具戶口清冊又據生苗土舍薛鴻于超韋
朝甫阿奈等化出生苗四十七寨共三百零五戶
其四十七寨頭人亦皆來投見現在造具戶口冊
籍尚未送到提臣楊天縱隨各賞給銀牌花紅等

物遍行安撫又據長寨營叅將官禄禀稱有馬頭山埧忘箐松把磨如拉頼翁來把雲白岩冗降遍記等三十六寨頭人班國順班國用老卜唐老卜令老卜物老卜派阿腊阿鳥阿細阿並等各皆聞風嚮化共三百八十九户情願自認每年上納貢賦銀兩各具認狀刻木為憑五月二十九日有廣順州生員盧永昌兵頭李茂育等率領各頭人并各寨户口及認糧數目册到長寨營投誠該叅將

官禄隨賞給花紅等物各情由到臣臣查生苗來歸應示覊縻以計長久科糧務須從輕户口定應清造夷民半無姓氏名多雷同日後難以稽查現在恐有重複復經札致提臣并飭知劉成謨官禄等再加查明更定姓名編立保甲彙造清册以憑具

題報部伏念幅員萬里已暨海隅日出區區夷土夷糧何增毫末而生苗原無統轄任其擾害邉疆即



欲行稽查實無從蹤跡并欲施撫恤亦無自招安

今仰賴

聖主聲教所播訖於遐荒即此化外野夷莫不喁喁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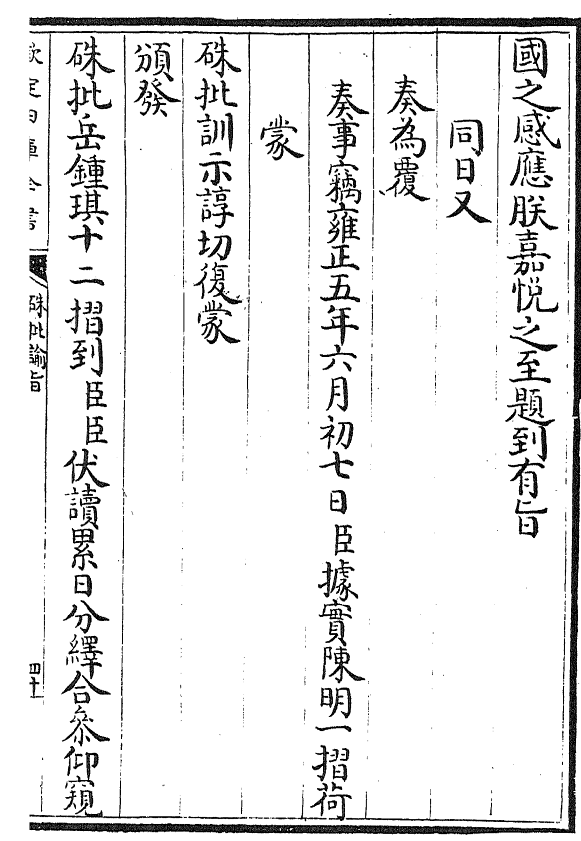
嚮所稱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臣於今日見之矣謹此繕摺奏

聞臣謹

奏

實可欣慶之事從此邊氓得以安枕矣此皆卿忠誠為



國之感應朕嘉悅之至題到有旨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據實陳明一摺荷

蒙

硃批訓示諄切復蒙

頒發

硃批岳鍾琪十二摺到臣臣伏讀累日分繹合參仰窺

我
聖主經正權通萬殊一貫辨公私之隱洞是非之微義
（此二字朕實可以對越）
理從心造化在手大公至正四字惟
上帝
皇上足以當之此蓋虛明之所生誠敬之所集非可以
襲取得也至於務慎急先慮周善後物無遁情語
無泛字俾竣事之日早定於受
命之初以臣愚鈍知鮮實難謹據管測條覆以自慶臣
等之遭逢并以志私心之奮勉敬陳於左

一正月二十九日二摺臣看岳鍾琪委員提審於
前遣兵應援於後預謀安撫先防擾累知祿鼎坤
之狡猾恐其潛踞滋蔓皆伊歷練慎重處其委員
並未入烏援兵並未露面岳鍾琪實遠不及知至
於祿萬鍾既叅且請赴敘府親理止欲改土歸結
不將叅案委審則不無姑息伏讀
硃批於委員審理未免遷延等語則以前案亦要審明
方是於將祿萬鍾題叅改流等語則以仍嚴解送

鄂爾泰處以便合一歸結改歸雲南於祿鼎坤狡猾內應等語則以未必有此舉寧可防其意外臣初讀頗折再讀抃舞知烏蒙之事如此輕易完結者實

聖謨之默運有以順應而曲成臣即急亦不能即深知此語朕有深意不可在言句上會灼見亦不能乃據岳鍾琪之奏嵩家要賜臣功之旨伊稱深服臣臣益難以自安矣至稱天全二土司罪惡多端既經訪確自應懲治若身為大臣而貪其

小利明知貽害而不計遠圖罪不容誅終難漏網但知料理難知斟酌更難臣等當凡百熟慮舉一詳推可也

一二月十二日二摺臣看摺内大意烏夷既傾心歸附川員業經安撫而雲貴兵馬乃深入大關以致傷亡官兵似屬自取及編查戶口已逐一安置而雲貴官兵尚駐劄烏蒙之内更似多事又烏蒙鎮雄既先後具呈情願繳印獻土一併帶至叙州

府酌議安置是雲貴原無容攙越並不用臣會辦
也伏讀
硃批總在雲貴畫一歸結好看此光景若咨文會商則
事情了然有何神鑒將來彼此必有不便處
聖鑒如神臣惟當自慎至於嚴飭官弁毋得貪小利以
悞事比引從前率皆少示威而終止水火之譬實
切驚心委用得人誰能過信臣前蒙
硃諭不敢暫忘大抵才智之弊莫大於邀功庸鄙之私

莫甚於貪利懲斯二者則何念非公何事非實凡屬臣工皆當交相惕勵者也其嚴捕姦民逃人臣已密檄通飭懸立賞格如拏獲董起鄧等各給銀董起鄧光景不在內地矣三百兩職官記功仍當不時留心并設法究問然正可借此稽查匪類

一二月二十二日二摺臣看摺內岳鍾琪以兩土府俱幼穉無知請原情畧法將公用銀兩於四川省城置買房屋莊田分給安插情詞懇切臣查兩土府各有貲財即便安插亦不須動公用且祿萬

鍾兩次叅案又何以了結欽此讀

硃批以此二事宜於雲貴歸結前已有諭雲貴四川皆與其故土相近內省安置或京師山西河南等處相宜則知川省之不可留而黨羽勾連之或能貽患也以各案明白後自然從寛發落則知漢奸惡目之并應究治而先寛土府之未便明告也以覓山普雄得以成功奪其屏障所以從容就緒則知二事之完結亦岳鍾琪先事之功並非臣力之自

能料理也三復紬繹敬念

睿慮周詳並曲全臣愚至意安得不感切忻幸而

訓諭諄懇反覆告誡者總不外勤撫馭嚴勒索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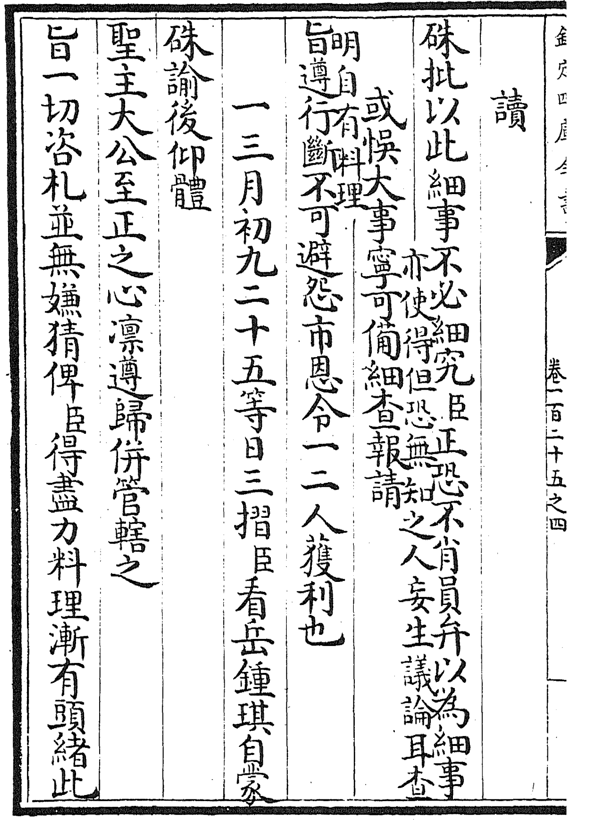
至仁如天萬物一視於此而敢不凛慎是自殘同類矣

其烏蒙大關寨所有藏畜等項三省所共知臣前

委員會勘業經川員查點封貯云不必再查亦不

告知件數後聞有歸滇之信復因臣嚴飭兼委文

武遍查始陸續詳報今已四處查清現在造册伏



讀

硃批以此細事不必細究臣正恐不肖員弁以為細事亦使得但恐無知之人妄生議論耳查或悞大事寧可備細查報請明自有料理

旨遵行斷不可避恐市恩令一二人獲利也

一三月初九二十五等日三摺臣看岳鍾琪自蒙

硃諭後仰體

聖主大公至正之心凛遵歸併管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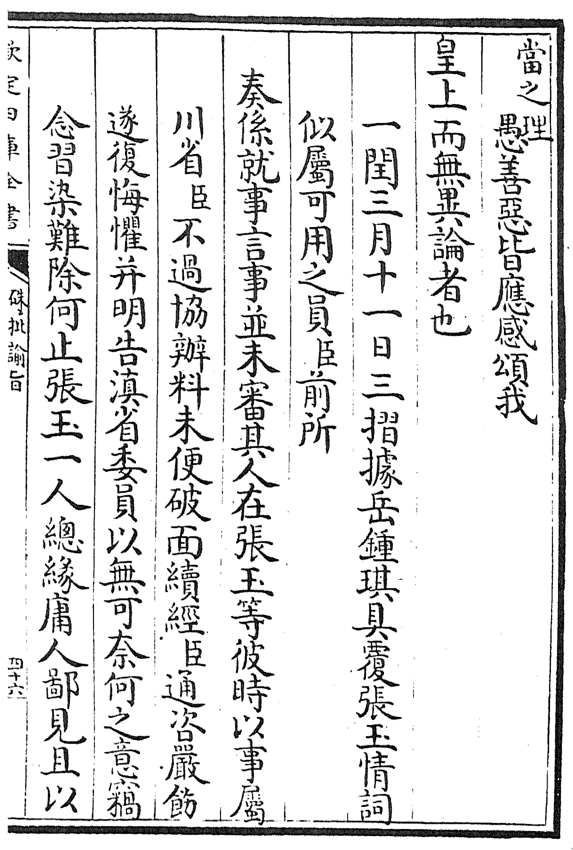
旨一切咨札並無嫌猜俾臣得盡力料理漸有頭緒此

岳鍾琪但少有人我心不淨即伊之赤忠應服伊之虛公也至謂臣出其不意發兵擣巢不知土府之役臣實明示以意使夷酋先自度量雲貴能否攻勦烏鎮能否拒敵然後速我進路留伊去路故智窮勢迫相率投川臣前咨札劉起元張玉等已明言之是臣初意原不在搆兵祿萬鍾等徒自取禍耳今事已底定善後須周

伏讀

硃批不可因歸併雲貴應辦者推諉總賴二卿悉心籌

畫
褒嘉逾分怵仄倍常若復稍蓄私心其誰能逃
洞鑒義應報
國實則所以自為矣其九姓土司覆措欽奉
聖訓以未有盡行改流之理以如易改之處必不敢為
大不法之事以向來安分土官便情願具呈改流
者亦當不聽慰留之臣跪誦至此實不禁起舞益
因岳鍾琪少露錯會朕意之景所以有此諭亦自然應
信大公至正四字非臣等之私言天下後世無賢


當之理懲善惡皆應感頌我
皇上而無異論者也
一閏三月十一日三摺據臣鍾琪具覆張玉情詞
似屬可用之員臣前所
奏係就事言事並未審其人在張玉等彼時以事屬
川省臣不過協辦料未便破面續經臣通咨嚴飭
遂復悔懼并明告滇省委員以無可奈何之意竊
念習染難除何止張玉一人總緣庸人鄙見且以

迴護本省為義氣而不知躭遲公務之大為悖負

也土府安插內地即屬格外

洪仁此邊境久遠之謀亦酋長身家之計事情明白後

臣當定議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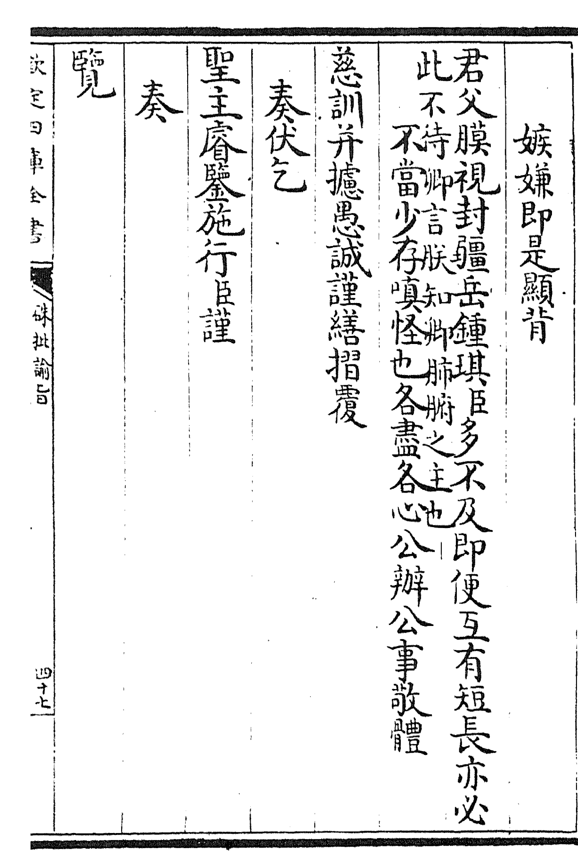
旨其大關冊籍等事臣已詳前摺無庸再瀆

是

臣謹按以人事君者人臣之大義凡屬備位皆應

惜材況陝督臣岳鍾琪效命邊塞有功

國家捫心自揣能如伊者何事若或不知愛敬稍有



嫉嫌即是顯背

君父膜視封疆岳鍾琪臣多不及即便互有短長亦必

此不待卿言朕知卿䏓腑之主也

不當少存嗔怪也各盡各心公辦公事敬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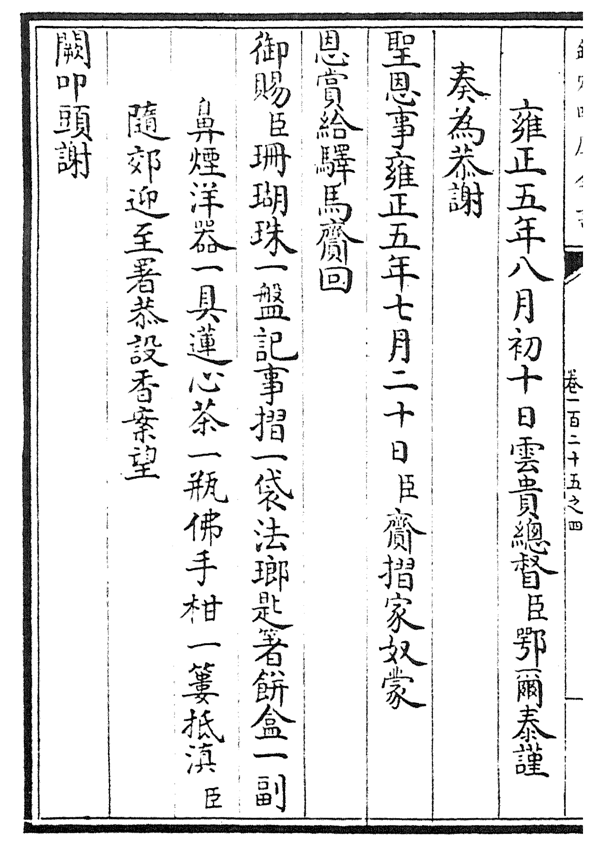
慈訓并攄愚誠謹繕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七月二十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珊瑚珠一盤記事摺一袋法瑯匙箸餅盒一副

鼻煙洋器一具蓮心茶一瓶佛手柑一簍抵滇臣

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每歲夏令便覺少有不爽總不似今年
甚好卿好麼朕每念及交卿辦理倚任之事思卿之
勞實令至於不忍凡卿一切料理奏對朕實心動覽
之朕亦不多諭惟秉一誠默祝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量
精神力量為之第一不可勉強欽此臣跪捧卒讀感

痛失聲妻子驚看莫知所以伏念我
聖主萬幾就理直若行所無事猶復日
御勤政殿雖溽暑不少輟既辦理一切又
命諸臣呈件代辦自强不息純亦不已天下萬世有
至尊而勤勞如此者乎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實鑒精誠用申保佑在
聖躬之康强逢吉固所自得而内外大小臣工皆當知

感知奮自訟自慚者也臣血氣具存心肝不昧身
膺
殊知異數秩晉八階廕叨四品儒臣之榮至於斯極即
使竭蹷效命已難酬萬一乃屢荷
聖慈獎許至此期望至此愛養至此矜憐至此臣不但
念及身家實同狗彘便私有性命亦難欺鬼神敬
繕及此涕淚盈襟此生此世即欲作報
恩人且無能自了又何敢墮落故自受事迄今惟思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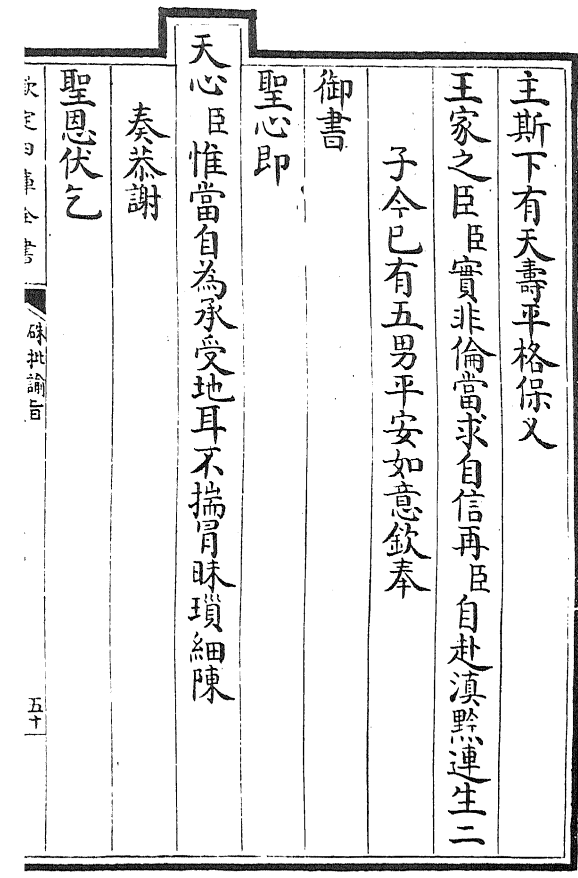
以補拙曉起夜眠鉅細皆親理而同官屬吏謂臣羸瘦時有勸詞殊不知盡得一分力斯安得一分心心之所安即是樂境強弱論形達人所誡臣今且精神健旺疾病全消無所云勞漸能就逸懇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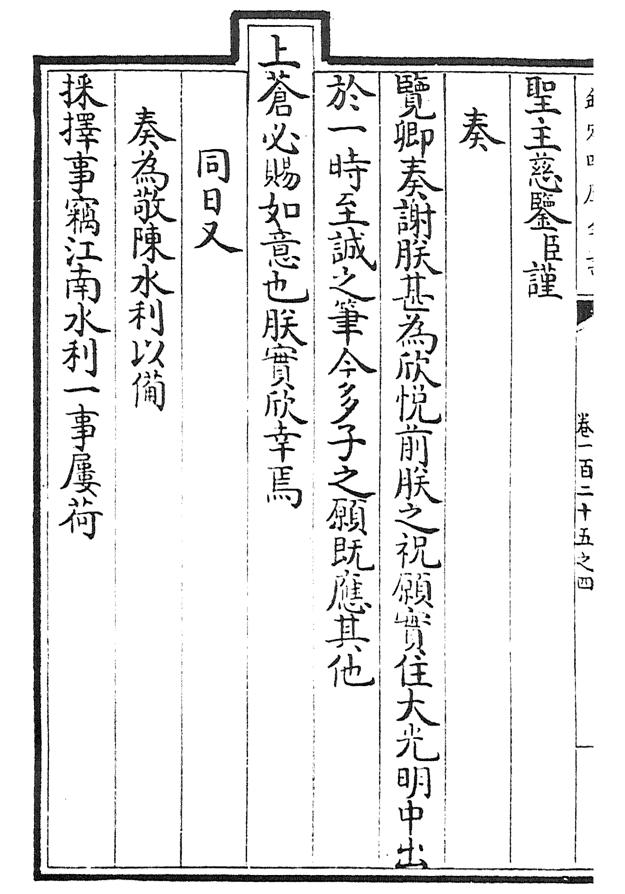
聖恩毋為萬里遠臣慮也至於錫福自

天求福由已上有

皇天眷命

萬壽無疆之


主斯下有天壽平格保乂
王家之臣臣實非倫當求自信再臣自赴滇黔連生二
子今已有五男平安如意欽奉
御書
聖心即
天心臣惟當自為承受地耳不揣冒昧瑣細陳
奏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慈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朕甚為欣悅前朕之祝願實任大光明中出

於一時至誠之筆今多子之願既應其他

上蒼必賜如意也朕實欣幸焉

同日又

奏為敬陳水利以備

採擇事竊江南水利一事屢荷

聖心眷注諄懇臣前任江蘇藩司於所屬水利曾悉心
諮訪畧知大槩原擬將此項經費籌畫預定然後
詳請督撫隨其輕重緩急次第舉行及奉
聖恩超擢來滇事雖已寢心未暫忘前閱邸鈔知蒙
聖主發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且感且奮適值撫臣陳
時夏之母奉
命就養臣隨寓書陳時夏畧云疏濬河渠
特賜帑金以資調度不勝懽慶蘇松常鎮就近之地料

已留心查勘而江寧為省會之區城池尤宜亟講
郡治內外皆有河道秦淮之水四至可通獨以日
久湮塞若尋源開濬實於民有濟揚州所重全頼
五塘久屬豪強擅廢諸閘淤河作 田因占數百里
之官塘遂荒數十萬之民産至今少旱即歉多水
又淹若將故閘仍舊復造五塘之水一蓄所費不
過數千金而斯民之利甚溥但須不畏強禦方克
有成故雖有賢守令往往中途阻由一郡類推

大概準此即勢不能搖又或造為別論使必不可
行此不欲開河之通弊不可不留意也至高寶一
帶稍遭水漲即為民害應設良法為久長之計等
語去後復屢讀
聖諭剴切周密又奉
旨以原任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州水利一疏著問揚
州府在京官員其覆奏亦甚詳明仰見
聖慮所周無微不燭忻躍之私實不自禁更蒙

聖主著臣胞弟鄂禮同往協辦誠恐鄂禮才具少軟設

遇有議論異同不能决斷除詳細札囑外謹據臣

所見冐昧陳

奏按劉河白茆二處奉

旨開濬此誠湖海二區之脈絡江浙六郡之要津查康

熙九年廵撫張祐開濬劉河二十年廵撫慕天顔

開濬白茆等河其時相去未逺皆有志可考有跡

可循自能仰體

聖諭至於江寧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於郡城内外交資其利甚溥但久不疏濬即疏濬亦屬故事故河道雖存僅於夏秋水大時暫通舟楫是享其利者正復無幾若不及今大加疏濬日就湮廢勢難清理至於揚州之五塘雖侵占已久而故址皆在但能不畏勢豪修治甚易裨益實多由揚州之邵伯高郵寶應以直達淮安此一帶地方稍

遇水大一望汪洋民將不堪若開濬五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堤綿亘三百餘里往往淮黄及湖一時滙聚宣洩甚難雖設閘已多而一旦水勢驟急輒横行氾濫多被衝决須沿途相度分别支河出水迅駛常就安瀾如此則淮揚二郡永遠奠定而江北之水患息矣至於高家堰為二郡之保障及淮北各州縣皆逼近河工自有河臣坐鎮不時督修又非獨水利所關無俟臣瀆江南自劉河白茆之

外其為南北之要津者莫如鎮江之漕河在丹徒界者四十五里在丹陽界者九十里地勢如建瓴雖有涼口呂城奔牛諸閘藉以蓄水一至冬月漕河水淺輓運艱難每年挑濬隨濬隨淤歲以為常皆由河身淺狹及挑濬時又復苟且為一時之計所挑淤泥堆積兩岸就近之處及大雨淋漓仍復衝卸入河且水淺之時漕船既不能行橫截河內阻絶民船無由飛渡以致起岸盤壩行旅艱苦公

私交因此又江南河渠大弊亦不獨水利所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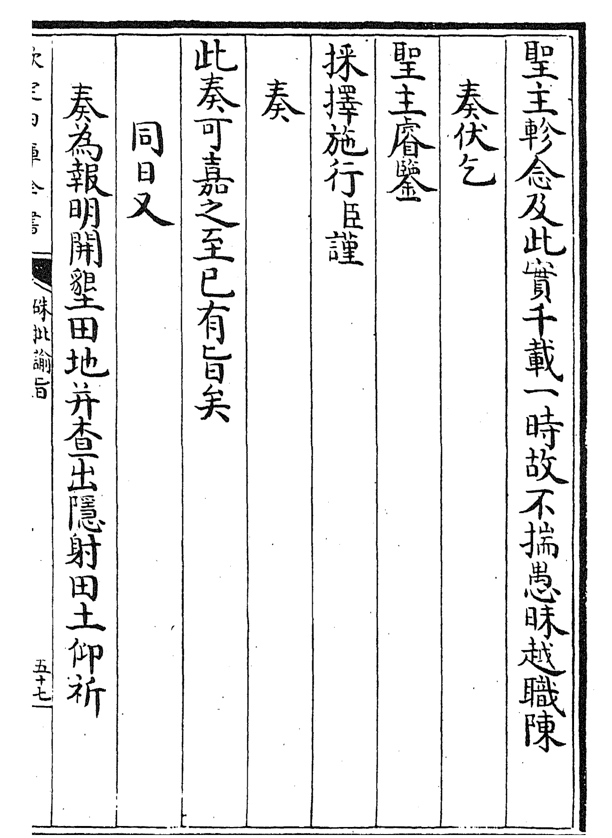
臣查此地實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行漕之河而向例每歲挑濬獨責之丹陽是丹陽之民獨受其累更有姦胥蠹役地棍等人得以借名灑派脚役車夫驢戸等人得以勒索髙價而兩頭來船又得以卸裝另載凡此姦徒皆因以為利故樂其堵塞不樂其疏通於是勾串夫役原不肯實力疏濬使就深濶又且賄囑漕船舵工水手故意排擠不

留餘隙甚至多用小船填塞河縫以絕其往來行人到此忍氣吞聲不得不舍舟而陸臣深察其弊曾經親勘嚴飭雖於雍正二年間料估工費公中疏濬然猶未能如式且附近各境凡有可比丹陽之練湖者皆應開通以助運河常使流注無窮不須復濬庶為一勞永逸之計至於各郡州縣之内外城河并各鎮市之河每被勢豪侵占或填砌狹小或全行堵塞尤可痛恨應嚴飭有司盡行疏通

不得少有狥庇如仍前因循不即挑濬清理者一經察出官叅吏處勢豪之家從重治罪其各支河港瀆塘浦名類不一所在多有據廣督臣孔毓珣所奏各閘各瀆各鎮市之河皆就所經歷一處而言實不止此凡可裨益地方者應悉令查報酌量經理但河路甚多若必盡待帑金勢難遍給臣竊斟酌條例凡挑濬官河者一切工費取給公帑其挑濬城河及鎮市之河者則通計河身丈尺俾瀕

河兩岸居民每户照其基址各濬其半其在巷内不臨河者量為協助深淺寬窄各有定程鰥寡孤獨悉予優免至其閒隙之地並無民居以及未挑之前先須築壩戽水及挑之日或須拆屋砌岸凡此等工費公同確估勸令紳衿富户典賈鹺商量力捐輸毋許勒派其各支河關係民田者髙田挑濬借水之利低田圩岸驅水之害皆勸令通計合商彼此交濟是官為經營民受恵益勢豪姦蠹不

敢阻撓且自費者仍以自給凡有田之業主種田之佃户皆無不踴躍樂從而為利斯溥矣再城外運泥之法務令遠置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城内運泥之法則暫令積之有障隔之空地俟水通之日雇船運至城外亦置於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總須倡率有方調度有法一切因時度勢之用惟恃乎其人又非臣言之所能盡也臣自任江南私心耿耿適蒙



聖主軫念及此實千載一時故不揣愚昧越職陳

奏伏乞

聖主睿鑒

採擇施行臣謹

奏

此奏可嘉之至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為報明開墾田地并查出隱射田土仰祈

睿鑒事竊照各省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

報奉有

諭旨著為定例其無主影射田土應清查抵補屯軍丁

銀經署撫臣楊名時具

題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自上年二月到任後即通行各屬

勸民開墾并查影射田土抵補丁銀凡接見屬員

時復又諄諄告誡務期留心查勸實力奉行以副

聖天子富民阜俗之至意嗣據昆明羅次尋甸陽河彌

勒雲南騰越等州縣并廣南蒙化二府陸續申報

勸墾過民賦荒旱田地共四千七百五十三畝零

該夏稅本折麥一十一石五斗一升五合本折米

一百二十石二斗七升四合條編銀七十一兩四

錢四分又羅次雲南定邊三縣勸墾過屯官馬料

荒旱田地共一千三百八十二畝零該夏稅本折

麥三石二斗二升六合秋糧本折米三十五石五

斗六升五合條編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俱雍正
四年分之事業經署撫臣楊名時與臣會疏
題報訖又晉寧呈貢昆陽嵩明宜良富民彌勒趙州
等州縣申報查出欺隱并自首抵補軍丁民賦田
地一千九百二十九畝零稅糧折徵條編二項共
徵銀五十三兩零景東府夷民自首抵補軍丁未
載全書額外田四百五十六段稅糧折徵差發二
項共徵銀一百四十三兩零按田畝論段係土夷

舊例尚未及清查畝數又昆明祿豐晉寧呈貢昆陽易門嵩明宜良羅次富民雲南趙州浪穹保山騰越蒙化定遠等府州縣查出欺隱并自首抵補軍丁屯官馬料田地共九千二十四畝零稅糧折徵條編二項共徵銀五百四兩零均於雍正四年田地糧銀項下徵收造報俟各府州縣清查抵補丁銀於下年

奏銷冊內造報近又據陸涼州查出影射田一千一

百六十七畝零地八百四十二畝自首新墾田七千二百五十七畝零地八千六百五十八畝易門縣清出民賦沭莊隱墾田六百六十二畝零路南州民自首隱匿叛產田一十七畝零通海縣清出自首屯田二千一百二十七畝零民田三十四畝五分寧州查出自首影射民賦田一千五百九十四畝零保山縣民自首田二百五十七畝七分屯田一十八畝賓川州查出影射地九十四畝二分

田一百二十畝宜良縣查出影射田七千五百七十六畝地八千八百七十八畝以上各田地糧條或應歸入正額或應攤抵丁銀現在行令查明分別科則造冊申報又陸涼州向有臣標馬廠一項坐落海子內雖例係夏秋二季牧放馬匹冬季收攔然牧放時甚少因附近居民侵占告爭前督臣高其倬委千總劉起賢查丈招民開墾科租給與老丁然所收無幾現已無存臣自到任即委新興

州知州今准補開化府同知吳士鯤嗣復行令現任陸涼州知州祖良範查造地畝分别科則内有變價新墾浮多一項係借新墾為名私自占種又祭需一項田地被貢生趙世基以教讀為由父子相傳私自收租又有無糧田一項亦係私種此三項並無錢糧雖非馬厰皆係欺隱故均照馬厰科租又魚箔一項原係築箔捕魚辦課因阻水道常湮没民田百姓控告將箔拆去量撥海子餘地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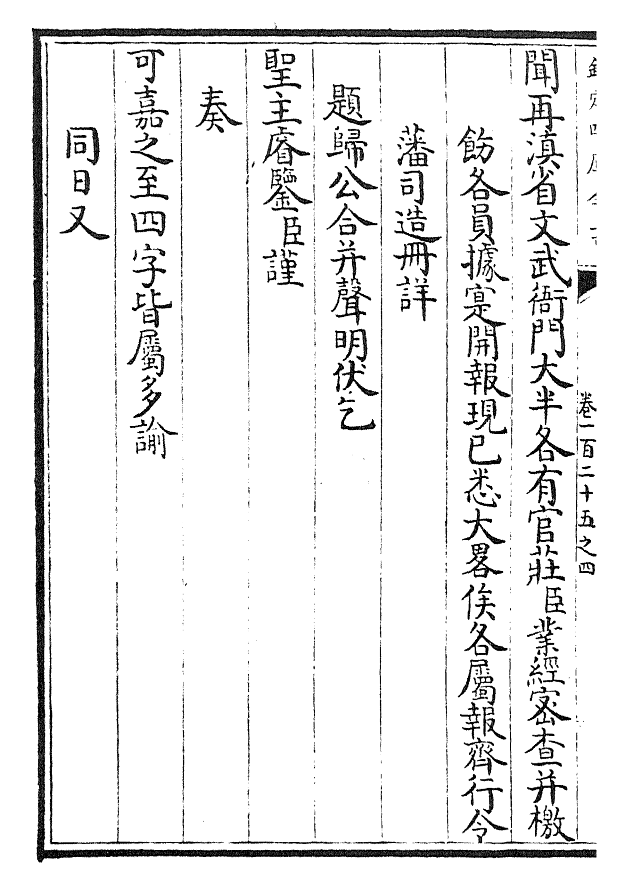
補辦課今馬廠盡行招墾魚課應行開除至旱馬
廠一區亦係官地查其土宜可以種蕎今據祖良
範開報查出田地數目原任新興州知州吳士鯤
造報地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一畝三分零祖良範
到任後查出地三千三畝一分三釐零內有未領
荒地四百三十二畝六分零俟有人承領科租查
出旱馬廠地五千二百七十五畝七分四釐田四
百二十六畝八分零以上實種田地通共三萬九

千八百三十四畝三分零應徵大小麥蕎穀京斗
祖三千四十石九斗八升零現在飭令造冊詳送
題報歸公又蒙自縣有臨元鎮馬場始而有一二報
墾納糧之事及遠近居民漸次開空有稱祖遺民
田與叛産者有稱報墾與各祠廟香火田者率皆
糧少田多各自隱占臣訪聞確實於今春檄委廣
通縣知縣郭倫通海縣知縣顧濟美前往逐一清
丈除有糧田四千六百四十一畝零有糧地四百

二十五畝零共丈出隱占熟田二萬三百五十五畝零熟地三萬八百二十六畝零現在行催冊報又麗江府民報首田畝據該府元展成禀稱約有田三萬餘畝現在清查冊報即於明歲科租統應俟查明造冊到日會疏

題報所有勸令開墾查出影射田地通共一十三萬八千餘畝外夷民自首田四百五十六段合先具

摺奏



聞再滇省文武衙門大半各有官莊臣業經密查并檄
飭各員據寔開報現已悉大畧俟各屬報齊行令
藩司造册詳
題歸公合并聲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可嘉之至四字皆屬多諭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七月二十日

頒到陞任廣南府經歷吳啓文一摺荷蒙

硃批吳啓文條奏此一摺朕不達卿可酌量斟別為之

欽此臣看摺内所稱廣南府土同知儂鵬及儂繩

英妻撫幼嚴氏并土目陸順達陸尚安父子等情

事臣自到任後即經訪聞隨密飭各員各就所知

密禀當據糧儲道張允隨廣南府知府潘允敏等

據實呈禀在案查該土同知儂鵬係儂智高之後
從吳逆作亂受其偽職及
王師平逆儂鵬投順給以世襲土丞其始從逆四川時
曾經搶擄遵義府民間女子濮氏為妾後奉文稽
查發回原籍嫁與張大為妻及儂鵬身故無嗣鵬
妻禄氏聽信土目龔勝等捏稱濮氏原係懷孕而
去遂將濮氏并其後夫張大之子接回認為儂氏
之子改名儂繩英冒襲世職後因不法擬絞未議

削土繩英妻嚴氏遂濫膺撫紉管理土丞事自此土官權柄俱歸土目其四大頭目曰內甲曰總管曰板欄曰內兵此四目把持線索任意指揮四目中內甲又最權重凡調撥土兵發縱指使皆係內甲舊時內甲俱儂氏族人選用康熙三十五六年有陸尚賢與儂克昌爭此內甲刦殺連年官兵攻勦不勝後設計招撫陸尚賢出降一守備秉間擊之事得稍息而儂陸之仇至今不解陸尚賢是現

今板欄陸順達之姪輩始則陸順達誘出尚賢繼而尚賢死後順達與其子陸尚安等互相濟惡更甚於尚賢官府傳喚從不入城即偶至城外禀事亦必四路埋伏勢若臨敵其於村中恃强占奪不遂其意便肆燒搶伊既盤踞險遠障惡之處急則竟入粤筊藏匿無從追蹤曾於五十六七年間各頭目遍起土兵圍城幾陷攻殺相尋逐年皆有近雖稍知斂戢不敢猖狂然兇惡難化終為後患臣

念土官無權權在土目而土目巢穴又逼近陜粵
緣粵夷未靖陜夷有事若不籌畫萬全相機而動
即剪除土官亦難以善後先經大張告示明書陸
順達陸魯陸尚平陸尚安等名曉以改過從寬怙
惡必戮大意復切諭廣南文武明示寬縱密計擒
拏續奉清查邊界酌設遊巡之
旨現議於廣南要隘駐劄官兵更替防汛且泗城既定
粵夷喪膽料不敢助惡一俟陜阯事定便當勦撫

兼行漢夷並用務擒其渠魁收其土地為一勞永逸之計凡臣屢次札檄皆該經歷所知聞故其言之確鑿也至於該土丞徵取屬夷錢穀名曰年例每年約得六千餘兩色係七成上下實計紋銀四千餘兩與吳啓文所稱八成吹絲銀五六千兩不等之數亦大概相符此外復不時需索夫役牲畜稍不如意則箠楚拘囚無所不至皆有不願服土司管轄之望統俟擒獲陸尚安父子時一面条革

土職盡歸流管轄將向所入年例再疏請

聖恩酌為減少以恤邊夷其餘盡歸公帑銀米各半輸

納庶按緒就理一舉可成而廣南邊境得以寧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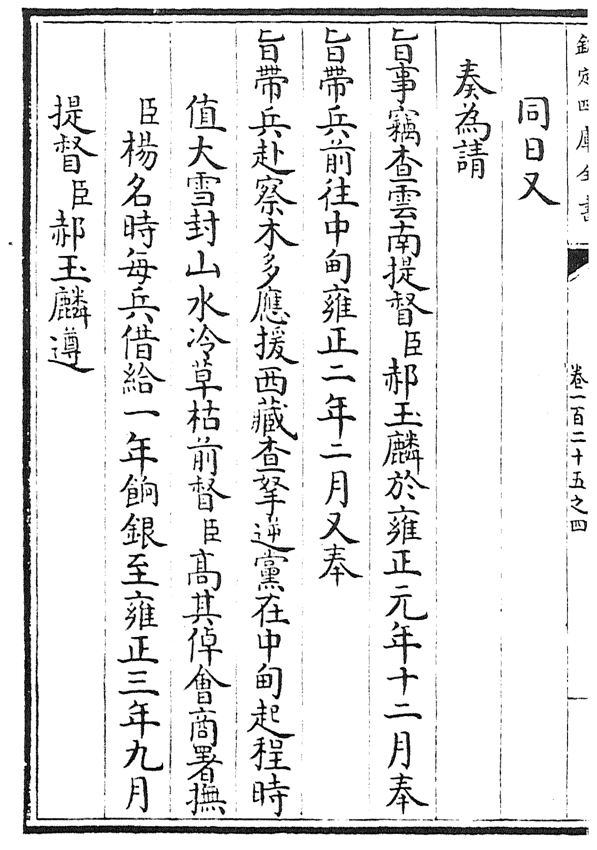
矣謹備細陳覆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此奏朕明悉矣次第緩為之卿自有斟酌道理朕意

凡煙瘴之地改流極宜詳慎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查雲南提督臣郝玉麟於雍正元年十二月奉

旨帶兵前往中甸雍正二年二月又奉

旨帶兵赴察木多應援西藏查拏逆黨在中甸起程時

值大雪封山水冷草枯前督臣高其倬會商署撫

臣楊名時每兵借給一年餉銀至雍正三年九月

提督臣郝玉麟遵

旨查看裡塘巴塘地界一路回署仍酌留兵丁五百名
駐劄察木多彈壓地方至雍正四年十二月奉
旨撤回當自中甸進察木多時緣奉有作速前進之
諭旨口內營馬撥調不及提臣郝玉麟將現在馬匹搭
配分給兵丁馱載不敷之馬雇覓夷馬給兵馱載
每匹發銀一十三兩雪深氷厚番民之馬倒斃甚
多又經重複雇募以致各兵多有賠累及抵察木
多存營之馬復遣差遊廵逆賊羅卜藏丹津所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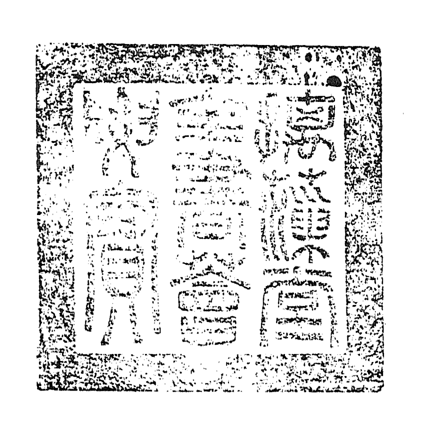
地方招撫南稱巴卡等二十七處番民所到各地方俱崇山峻嶺積雪數尺而營馬倒斃殆盡迨至撤師䭾馬所存無幾復又雇募由巴塘裡塘草地跟隨查勘地界進口只在管理糧餉官處每兵權借銀八兩給付自行雇覓䭾載查康熙五十九年出征西藏兵丁回師䭾載於管理糧餉官處每兵借支銀二十一兩有零察來多係進藏一半路程每兵借銀八兩未及前次一半又各兵借支過年

及回師盤費前後通算除病故廢疾兵丁外現在馬步兵丁共借支過銀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零今雖議定作一十二季除還但照數分扣各兵所支者無幾難資養贍據各兵聯名懇訴情詞迫切准提督臣郝玉麟咨會前來臣查康熙五十九年兵丁進征西藏時除照例支給鹽菜口糧給與馱載馬匹並折給五個月裏帶口糧每石折銀四十兩七錢製辦一切行裝費用於司庫内每兵借

支半年餉銀與在藏借支之項後蒙
恩旨俱准豁免又節次護解糧餉兵丁每名賞銀十兩
又給與馱載二兵三馬每匹折銀四十兩亦經
奏銷在案各兵往察木多擒拏逆黨援勦各路雖與
進藏兵丁有間然比護糧解餉亦頗効勤勞出口
之日每兵賞銀四兩口糧馬匹並未折給又未領
支草料僅此口糧鹽菜實不敷用適提臣在省臣
詳細詢問伊復備言形狀若照三年扣還恐仍不

免艱窘相應據實請
旨准以六年扣完庶兵丁不致苦累至於量予減免以
示優恤此出
聖主特恩非臣所敢置議也謹繕摺
奏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此奏甚是朕欣悅覽之卿若不奏此事幾乎疎忽已有

旨矣加恩優恤原朕之本意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